

安大简《诗经》“侯”风及清华简“厚父”试说

子居

<http://xianqin.22web.org/2017/10/21/401>

中国先秦史网站 2017年10月21日

《文物》2017年第9期刊有徐在国先生《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诗经〉诗序与异文》一文，文中介绍了2015年初安徽大学所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中《诗经》部分的内容，据徐先生文中介绍“新发现的简本国风只涉及六国，根据简文记录 and 实际查验，存诗58篇（含残篇），包括《周南》11篇、《召南》14篇、《秦》10篇、《侯》6篇、《邶》7篇、《魏》（《唐》）10篇。其中《侯》与《魏》、《魏》与《唐》还存在较复杂的关系。……《侯》六篇（第72~83号）的篇次是《汾沮洳》《陟岵》《园有桃》《伐檀》《硕鼠》《十亩之间》。《十亩之间》后标记‘侯口六’二字，表明这组诗归为‘侯’，共6篇。但是，该组所列诗属于《毛诗·魏风》，仅缺首篇《葛屨》。这组诗的篇序与《毛诗·魏风》排序也不同，《陟岵》移《桃有园》之前，《十亩之间》置最后。……《魏》九（十）篇（第100~117号）的篇次是《葛屨》（魏风）《蟋蟀》《扬之水》《山有枢》《椒聊》《绸缪》《有杕之杜》《羔裘》《无衣》《鸛羽》（唐风）。第117号简标记‘魏九口葛屨（以下空白）百十七’（四四：22+四七：5），表明该组诗简本归为《魏风》，以《葛屨》为首篇。实际上，共有10篇。除首篇《葛屨》属于《毛

诗·魏风》外，其他九篇实际上属于《唐风》。与《毛诗》相比，简本少《杕杜》《葛生》《采芣》三篇，篇序与《毛诗》不尽相同，《扬之水》置《山有枢》之前，《有杕之杜》置《羔裘》之前，《无衣》置《鸛羽》之前。与《毛诗》最大的不同是，《魏风》原本七首，简本将其余六首归于‘侯’。《魏》《唐》两国相连属，简本将《魏风》首篇《葛屨》与相邻的《唐风》九首相合，标为‘魏九’。这是简本《诗》的本来面貌，还是编者有意的归类调整，或是简本误置而引发的连环错误，尚需进一步研究。这组诗实际为 10 篇，简本标记为‘魏九’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

本文即基于安大简《诗经》与传世本《诗经》这一明显区别，对“魏风”、“唐风”何以在安大简《诗经》中称“侯”、“魏”做一个尝试性的推测。

晋的始封君唐叔虞受封于唐地，战国三家分晋之后，魏继有唐地并且又称晋，这属于学人皆非常熟悉的内容，因此安大简《诗经》将“唐”风称为“魏”风较易理解。比较值得分析的是，传世《诗经》称“魏风”的内容，安大简《诗经》冠以“侯”风。由于唐风已改称“魏”，所以可以推知，安大简《诗经》称“魏风”为“侯”风，并非是因为三家受封为侯的缘故。《诗经》的国风部分皆是以地名区分，故安大简《诗经》的“侯”值得考虑的原因即也是山西的一个地名。

先秦时有郟地，但当非安大简《诗经》的“侯”地，此点由“侯”风收有传世本《诗经》魏风的《汾沮洳》篇即不难推知。故笔者以为，

安大简《诗经》的“侯”，似当读为“句”¹，《水经注·汾水》引杜预曰：“韩康子居平阳，魏桓子都安邑。”而安邑旧有“句”地，《原本玉篇残卷·阜部》收有“陶”字，释曰：“呼矩反，《苍颉篇》：陶乡，在安邑也。”因此战国时取安邑的“陶”地为魏风别名，这大盖与邶、鄘已亡而卫风仍别为邶、鄘、卫三风，豳早亡而国风仍收有豳风类似，是一种崇古的倾向使然。

魏风在安大简《诗经》中别称“侯”风，而“侯”、“厚”上古音同音，笔者在《清华简〈厚父〉解析》篇中曾推测：“笔者以为，‘厚父’当属于尊称，整理者推测其人为夏人的后裔，当可从。由《厚父》文中多处有宋文化措辞特征来看及文中之王很关注夏桀何以失国来看，与厚父对话的，最有可能是商王成汤。以声求之，则厚父或即扈父（臣扈）。”²但扈为鱼部字，厚为侯部字，推测“厚父”即“臣扈”当不如推测“厚父”即“句”地诸侯或重臣更为可能，夏朝晚期，山西西南地区是夏文化主要分布区，《左传·定公三十三年》所谓“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因此清华简《厚父》篇中的商王问政于厚父，颇与传世文献中新君问亡地之旧臣的范式吻合，这类材料，较早的可以举出《尚书·洪范》，晚的有《吕氏春秋·贵因》的“武王入殷，闻殷有长者。武王往见之”节、《新序·杂事四》的“晋文公田于虢，遇一老夫而问”节、《开元占经》卷三引《太公金匮》“唐帝克有苗，问人”

¹ 可参看《古字通假会典》第323页“侯与胸”条，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7月。

²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rp/6831/2015/20150428171432545304531/20150428171432545304531.html>，2015年4月28日。

节等等，类似的对话拟写甚多，清华简《厚父》篇当也是同类的材料。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而传说中人名后缀所谓“龙”、“鸟”，实即后世所称的“公”、“侯”，因此与“应龙”实即“应公”、“晏龙”实即“晏公”相类，《左传》所称“句龙”当实即“句公”，“句龙为后土”即“句公为司徒”。

若以上推测不误，则由此来看，在夏代及夏之前，“句”地当是颇为重要的一个地区，只是因为时移世易，才逐渐湮没无闻。

以上为笔者在读到徐在国先生《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诗经〉诗序与异文》一文后的一些猜测，暂记于此，待日后有更多材料来验证或是成立或应当否定。